



试论《红楼梦》日译本的 底本选择模式

——以国译本和四种百二十回 全译本为中心

宋 丹

内容提要:本文以翻译了《红楼梦》前80回的国译本与四种120回全译本这五种日译本为代表,探讨了《红楼梦》日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结合各译本产生时中国的《红楼梦》版本情形、出版状况、红学研究进展和日本的《红楼梦》翻译情况、译者对中国红学研究进展的掌握以及译者的身份等的背景分析,试图探明日译者们底本选择背后的诸种影响因素,并总结《红楼梦》日文全译本的底本使用特征。

关键词:日译本 底本选择模式 背景分析

一、五种译本的基本情况

(一) 国译本

1920年12月至1922年7月,幸田露伴、平冈龙城的《红楼梦》前80回全译本分上、中、下三卷由国民文库刊行

红
楼
梦
学
刊

试论《红楼梦》日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





会出版,分别作为《国译汉文大成 文学部》的第14、15、16卷收录在该套日译丛书里(标题和下文均简称“国译本”)。《国译汉文大成》与《续国译汉文大成》是日本大正后期和昭和初期相继刊行的汉籍日译丛书,共88卷,译者多为当时的学界权威或文坛大家,作为不朽的汉籍名译,至今仍享有盛誉,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文学、历史等的重要参考书籍,日本的诸多大学图书馆和公立图书馆均有收藏。《红楼梦》译本的上卷于1920年12月出版、中卷于1921年9月出版、下卷于1922年7月出版。前80回以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有正戚序本”)为底本,后40回以《补记》形式叙述了故事梗概。各卷卷末附有标注了标点和训读返点的有正戚序本的原文。

国译本虽不是120回全译本,但在《红楼梦》日译史上最早地完整翻译了前八十回;潜移默化地培养或者影响了包括松枝茂夫、伊藤漱平、富士正晴、锦埜文等在内的一大批日译者;并对后来日译本的底本选择、翻译策略等产生了很大影响。故本文将之列为代表译本之一。

幸田露伴(1867—1947)出生于江户(现东京),是横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日本近代文豪,有很深的汉学造诣,与尾崎红叶一道开创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红露时代”。代表作品有《风流佛》、《五重塔》、《命运》等,还是《国译汉文大成》系列译书《水浒传》的译者。关于平冈龙城,伊藤漱平在「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①(《〈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从幕末至现代的书志式素描》)一文中提到:“龙城的名及生卒年不详。其著《标注训译水浒传》(近世汉文学会,1914年)的卷首记籍贯为‘东肥’,大概是熊本人。另有与包象寅等共著的《日华大辞典》三卷(东洋文化未刊图书



刊行会)。”森中美树在「平岡龍城書入本と『国訳紅樓夢』(上)」(《平岡龙城笔迹本与〈国译红楼梦〉(上)》)一文中考证他本名平冈十太郎,是活跃在大正、昭和初期的民间研究者。^②

伊藤漱平在上文中认为翻译主要由平冈龙城担任,幸田露伴只撰写了《解题》、《补记》以及以“露伴云”起头的评语、按语,未直接参与翻译。后来森中美树在「『紅樓夢』と幸田露伴」^③(《〈红楼梦〉与幸田露伴》)一文中与伊藤漱平持同样观点,并根据《补记》的文体不一致的情况进一步指出“尽管《补记》后有露伴的署名,但是《露伴全集》只收录了开头与结尾的文字,关键的梗概部分被删除。如果不是露伴所写,那就应该是龙城所写。对读破 120 回的龙城而言,(写个梗概)应该不难。露伴修改了龙城的原稿并署名了吧”。笔者基本同意森中美树的观点,但经查证《露伴全集》(别卷下),收录的是《红楼梦解题》与《补记》开头的第一段^④,并没有收录《补记》的结尾部分。

对于平冈龙城叙述后 40 回的故事梗概所依据的底本,译本里并未交代,但笔者认为据程甲本的可能性较大。判断的依据在于当时《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和平冈所藏的维经堂藏板《绣像红楼梦》。伊藤漱平曾说“二百年前各种版本就被船运至日本,但藏存的多数都是程甲本的翻刻本”^⑤。1905 年 1 月在日本铅印的《增评补图石头记》^⑥就是程甲本系统的本子^⑦。而最关键的依据是平冈龙城旧藏的维经堂藏板《绣像红楼梦》也是程甲本系统的本子,该本现藏于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的奥野文库,森中美树发现了此本,并列出了日本目前能见到的五种维经堂藏板《绣像红楼梦》:庆应义塾图书馆奥野文库藏本、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冈田真之旧藏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藏东京外国语学校旧藏本。^⑧而笔者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也见到了两套。其中一套的第一册封面背面贴了标有“第三十一号 生徒用”的书票,“三十一”划线后改为“百〇五”;扉页上有“高等商业学校图书印”、“早稻田大学图书”、“二阶堂氏藏书”三枚藏书印;序言首页有“东京外国语学校图书”、“高等商业学校图书印”两枚藏书印,前者被划×。这套书应该与森中美树介绍的庆应义塾图书馆奥野文库藏本、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东京外国语学校旧藏本三种同为原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用书。另一套是昭和十三年(1938)小岛幸治氏寄赠给早稻田大学的,扉页上有“早稻田大学图书”的藏书印。两套书均为两函,每函十册,共二十册,每册长约17cm,宽约11.5cm,版面长约13cm,宽约10cm,每面为11行×27字。第一册扉页均标注了“同治五年春镌 绣像红楼梦 维经堂藏板”,且第一、二、三、五、十六、二十五回首页中缝下方都标有“三让堂”三个字。这两套书与森中美树介绍的五种同版的可能性较大,很有可能同属东观阁本三让堂系统的版本。东观阁本是程甲本最早的翻刻本,三让堂本则是根据东观阁本刊印的。^⑨

(二) 松枝本

1940年3月,松枝茂夫(1905—1995)在岩波书店推出了他的《红楼梦》全译本的第1册,开启了《红楼梦》120回日文全译本的先河。1940年10月第二册出版,1941年11月第三册出版。但第四册校完后,战事告急,《红楼梦》被视为“不急不要”的书,禁止出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第四册于1945年10月迅速出版。但之后松枝茂夫的翻译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状态。1948年10月,他辞去东京大学的教职,隐居在九州佐贺县桥下村(现北方町)芦原的深山竹林里潜心翻译《红楼梦》,至1951年4



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译本共十四册(以下简称“松枝初译本”)。前 80 回以有正戚序本为底本,后 40 回以程乙本为底本。

1972 年 5 月至 1985 年 7 月,松枝茂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译。改译底本前 80 回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58 年出版的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以下简称“1958 俞校本”),后 40 回采用程乙本,共十二册(以下简称“松枝改译本”)。

松枝初译本与改译本都属于日本知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的“岩波文库”系列书籍,称作“文库本”,为 A6 开型,轻便易携带,价格低廉,发行量大,重印率高,在日本拥有广泛的读者。

松枝茂夫是日本的中国文学者,出生于佐贺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⑨文学科,曾任教九州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北九州外国语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著有《镜花缘的故事》(生活社,1946 年)、《中国文学的乐趣》(岩波书店,1998 年)等,并有《松枝茂夫文集》(研文出版,1998 年,全两卷)。除《红楼梦》外,还翻译了《陶渊明全集》(岩波文库,1990 年,和田武司共译)、《浮生六记》(岩波文库,1947 年)、《鲁迅选集》(岩波书店,1956 年)、《周作人随笔集》(改造社,1938 年)、沈从文的《边城》(改造社,1938 年)等大量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作品。

(三) 伊藤本

1958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2 月,伊藤漱平的首个全译本诞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于 1958 年 12 月、中卷于 1959 年 10 月、下卷于 1960 年 12 月,分别作为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的第 24、25、26 卷出版(以下简称“1958 全集本”)。底本前 80 回依据 1958 俞校本,后四十回依据俞校本所附录的程甲本。1963 年,正逢平凡社推出《中国古典

红楼
梦
译
本

试论《红楼梦》日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





文学全集》的改订普及版,又恰值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伊藤漱平对 1958 全集本作了若干修订,于 1963 年 2 月出版了修订本(以下简称“1963 普及本”)。1969 年 1 月至 1970 年 2 月,伊藤漱平又进行了全面改译,采用底本是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改订本(以下简称“1963 俞校本”),译本收入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的第 44、45、46 卷(以下简称“1969 大系本”)。这套译本是伊藤漱平的五种《红楼梦》日译本里,最为普及的一版,在日本各大学图书馆及主要的公共图书馆均有收藏,据笔者收藏的版本显示,上卷至 1986 年 5 月已是第 13 次印刷。1973 年 5 月,在平凡社推出“奇书系列”时,伊藤漱平对 1969 大系本进行了修订(以下简称“1973 奇书本”)。时隔 23 年,在平凡社推出「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平凡社 Library)系列丛书时,伊藤漱平于 1996 年 9 月至 1997 年 11 月对 1973 奇书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译,改译范围涉及译文、译注、解说等(以下简称“1996Library 本”)。

伊藤漱平的译本一共有五种版本:1958 全集本、1963 普及本、1969 大系本、1973 奇书本、1996Library 本。从内容和版式而言,1958 全集本、1969 大系本、1996Library 本变化较大,而 1963 普及本与 1958 全集本、1973 奇书本与 1969 大系本从内容到版式大体一致。因此严格说来,1958 全集本出版后,他改译了两次(1969 大系本、1996Library 本),修订了两次(1963 普及本、1973 奇书本)。

如果说松枝茂夫的改译是更换底本、改头换面、彻底重译的话,伊藤漱平的改译则是精益求精、逐步完善,基础还是他的 1958 全集本。而且他的五种译本均是以俞校本为底本的。

伊藤漱平是日本的中国文学者,出生于爱知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文学科。在学期间,受过松枝茂夫的



指导。曾任教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二松学舍大学。2002年春,受封勋三等旭日中绶章。著有《儿戏生涯——一个读书人的七十年》(汲古书院,1994年)等。除《红楼梦》外,还翻译了宋远的《娇红记》(平凡社,1973年)、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平凡社,1963年)等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在红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相关论著收入《伊藤漱平著作集》(汲古书院,2005—2011年,共五卷)。

(四)饭冢本

1980年1月至3月,饭冢朗(1907—1989)的120回《红楼梦》全译本三卷本分别作为集英社《世界文学全集》的第11、12、13卷在该社出版。底本选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以程乙本为校注底本的《红楼梦》四册本(这个本子的初版时间是1957年,以下简称“1957人文本”)。

饭冢朗是日本的中国文学者、作家,出生于日本横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1938—1943年,曾任职国民政府、华北映画公司。回国后任教北海道大学、关西大学。著有《北方旋律》(现文社,1967年)、中国故事(角川选书,1974年)、《中国四千年的女人们》(时事通信社,1983年)等。除《红楼梦》外,还翻译了瞿佑的《剪灯新话》(平凡社,1965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改造文库,1938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生活社,1943年)、冰心的《繁星》(伊藤书店,1939年)、巴金的《家》(镰仓文库,1948年)、老舍的《骆驼祥子》(平凡社,1960年)、曲波的《林海雪原》(平凡社,1962年)等大量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作品。

(五)井波本

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井波陵一(1953—)的《新译红楼梦》相继在岩波书店出版发行,共七册(以下简称



“井波本”)。这是目前日本最新的一个红楼梦 120 回全译本,也是全世界最新的一个《红楼梦》外文全译本。前 80 回底本采用 1977 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的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后 40 回底本采用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程甲本《红楼梦》(影印本)。这套译本于 2015 年 2 月获得日本第六十六届读卖文学奖之翻译、研究奖。

井波陵一是日本的中国文学者,出生于日本福冈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知的坐标——中国目录学》(白帝社,2003),《红楼梦与王国维——围绕两颗星》(朋友书店,2008),并翻译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平凡社,1997)等。

综上,笔者对五种译本的底本选用情况作一简要概括,有“+”的,“+”前为前 80 回底本,“+”后为后 40 回底本,没有“+”的,全 120 回用一个本子。分别是①国译本:有正戚序本+程甲本(梗概);②松枝初译本:有正戚序本+程乙本,松枝改译本:1958 俞校本+程乙本;③伊藤漱平 1958 全集本、1963 普及本:1958 俞校本+程甲本,1969 大系本、1973 奇书本、1996 Library 本:1963 俞校本+程甲本;④饭冢本:1957 人文本;⑤井波本:庚辰本(影印本)+程甲本(影印本)。

二、五种译本的背景分析

(一)国译本

国译本产生的年代,在中国,《红楼梦》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列藏本、蒙府本、南图本、靖藏本、甲辰本、杨藏本、舒序本、郑藏本、卞藏本等脂本都尚未公诸于世,被大众广泛阅读的是程甲本系统的本子。直到 1911—1912 年,上



海有正书局据戚序本石印出大字本,1920年经剪贴出了石印小字本,书名为《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才有了一种公开刊行的脂本。

国译本的第一卷收录了幸田露伴撰写的《红楼梦解题》(以下简称《解题》),文后所署时间是1920年10月。刊登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亚东初排本是1921年5月出版的,当时露伴不可能看到此文,只是在《解题》中提到了平冈龙城向他推荐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⑩。不过,他在《解题》中引用了袁枚《随园诗话》中“曹棟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和《船山诗草》中“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记载以及森槐南的《红楼梦论评》^⑪一文观点,可知他意识到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以及后40回的续书问题。《随园诗话》与《船山诗草》里的两处记载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考证《红楼梦》一书的作者与续作者的关键的两条文献依据,但幸田露伴同森槐南一样,对此未予采信,国译本也未标注原作者姓名。

幸田露伴在解题中说“今另有称作《原本红楼梦》的80回本。此本相较俗本,字里行间,稍有不同,但颇有值得称道之处。本册所收录的即是此《原本红楼梦》。”^⑫平冈龙城在国译本的《凡例》里也说:“本书有数种版本,文字讹误甚多,无所适从之际,先年原本红楼梦八十回本刊行,因是善本,故本书完全据此本翻译。”^⑬由此可知他们是在进行了版本比较后,才选择了有正戚序本为底本的。

但森中美树却对此另有看法^⑭。她认为“平冈龙城在大正9年(1920)3月14日已经以维经堂本为底本完成了《红楼梦》的全译工作,只是译本没有流传下来”,“底本变更的理由,并不仅仅是因为平冈所说的版本对比,最大的理由是120回的全译本的原稿超出了《国译红楼梦》原定的全三册的篇幅。”“因此,发行者鹤田要求其改译,结果他改



用 80 回本为底本,重新进行了翻译和注释。”

森中美树做出如上判断的重要依据是平冈龙城旧藏的维经堂藏板《绣像红楼梦》(以下简称“维经堂本”),平冈在这个本子上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而且在第一百二十回后贴的白色纸条上记录着“大正九年三月十四译成”。

经查阅现藏于庆应义塾大学奥野文库的维经堂本后,笔者想借助本文对森中的观点提出一点商榷。

在这个本子第八十回的最后一页,有一条记录为“大正九年十二月二日训点了”,这个训点自然是指对附在译本后面的有正戚序本原文所进行的训点,而国译本的上卷就是在大正 9 年(1920 年)12 月 22 日印刷、同月 25 日出版的,在这种时候,平冈不可能还去给维经堂本作训点,这个时间只能是指完成有正戚序本的原文训点工作的时间。所以标注在维经堂本上的时间并不一定就是表示以它为底本进行翻译的时间。

那么,维经堂本上为何做了那么多的注释和时间标注?笔者认为平冈首先是把它作为翻译笔记和参校本使用的。

维经堂本是一个质量粗糙的本子,有很多讹误,而有正戚序本则堪称当时新出的善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平冈龙城会弃有正戚序本而用维经堂本来做前 80 回的底本。但因为这个维经堂本最初是原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教材,全书用朱笔标明了句读和四声,而且有大量墨笔标注的发音注解与词语解释等,对于解读原文有很大的帮助,平冈龙城自己又上面加了很多注释甚至还有图示,所以笔者推测平冈龙城是将其视为自己的翻译笔记的。

平冈在前 80 回所做的笔记中,有约 54 条是与《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相关的校异记录。如第七十三回绣桔的一段话,维经堂本作“预备八月十五戴呢,姑娘该叫人去问老奶奶一声”,在《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里作“预备八月十五



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该问老奶奶一声,只是脸软怕人恼。如今正无着落,明儿要都戴时,独咱们不戴,是何意思呢”。对此,平冈龙城就在维经堂本的对应处记下了「此ノ辺、原本ト大ニ違フ」(此处与原本大不相同)。另外,第四十八回贴的白色纸条上也说“compare with any other book”(与他本比较)。可见,平冈还把维经堂本作为参校本使用,尤其是与《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进行版本对校。

再说出版篇幅,森中认为《国译汉文大成》系列书是采用会员预约制的出版方式,提前规定了册数和页数。平冈在大正9年3月14日完成的译稿远超预定的篇幅,故鹤田要求改译。^⑩这一点也是可以商榷的。《国译汉文大成》系列翻译出版了两部长篇白话小说,一部是《红楼梦》,另一部是《水浒传》,《水浒传》的译者是前述的幸田露伴。两个译本都是分上、中、下三卷。森中指出出版人鹤田久作预定这两部小说都是三卷本,但并没有指出鹤田预定的每卷的大概页数。笔者按照把前环衬、扉页、目录、解题、原书小引、译文、训点原文、版权页、后环衬都计算在内的方法,统计《水浒传》译本(120回)各卷总页数为:上卷1046页、中卷为1054页、下卷为1008页,可见每卷超过1000页也可以。而依照同样的方法统计《红楼梦》(80回)各卷总页数为:上卷854页、中卷764页、下卷780页。接着根据《红楼梦》前80回的译文与原文的字数比率,结合译本的版心,推算出全译后40回大约需要1000页,这1000页平摊到三卷,各卷的总页数也就是1000页出头而已。同样都是120回本,如果真是提前规定了各卷页数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为何《水浒传》的每卷译本能超过1000页,《红楼梦》的译本就不行呢?所以译文篇幅受限的说法站不住脚。

因此笔者不认为存在因译文原稿超出出版计划篇幅而更换底本一事,平冈龙城最初就是选择了有正威序本作为

红楼梦
研究

试论《红楼梦》日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





前 80 回的底本的。不过不排除他在最初计划时,有翻译后 40 回的打算这一可能性,而且也可能完成了后 40 回的翻译初稿。这可根据平冈旧藏的维经堂本的后 40 回同样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一事实和第一百二十回后的“大正九年三月十四译成”的记录来推断。平冈旧藏维经堂本后 40 回与前 80 回的笔记有两个显著不同之处:一是前 80 回只有 5 条时间记载,而后 40 回却有 159 条记载,而且大量集中在大正 8 年(1919)与大正 9 年(1920)。这说明前 80 回与后 40 回应是分两个阶段用两种底本分开翻译的,后 40 回可能直接用了维经堂本作为底本;二是后 40 回几乎每页的地脚处都标有数字,自第 81 回的 37 一直递增到第 120 回的 2376,森中美树推测这些数字是与要附载在译文后面的原文部分相关的数字^⑦,但笔者推测是平冈龙城译文原稿的页码。因为经初步换算,这些数字每递增 1,大约对应维经堂本平均四行左右的原文(维经堂本版心 27 字 * 11 行),平冈的译稿还需要在每行译文旁边标注假名,并且要添加注释,以当时 400 字一页的稿纸推算,一页稿纸大约能翻译原文的四行左右。这种数字在前 80 回也有,但并不多,仅十来处,而且分布也没什么规律。这一方面既再次反映出前 80 回与后 40 回是分两个阶段用两种底本分开翻译的,同时也再次说明平冈龙城可能初步翻译了后 40 回,而且有可能就是以维经堂本为底本。那条留在维经堂本第一百二十回后的关键记录“大正九年三月十四译成”虽然并不是指以维经堂本为底本翻译完毕全 120 回的时间,但不排除是指在有正戚序本配维经堂本的底本模式下初译完 120 回的时间。

至于后 40 回为何最终只是以《补记》的形式叙述了故事梗概,笔者推测可能是出版方与译者都已经看到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 年 5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



《红楼梦》的标点本(即亚东初排本),底本用的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年的双清仙馆刻本^⑧。书前还附载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1921年3月27日初稿),主要观点是:“《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⑨;“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⑩;“红楼梦后40回是高鹗补的”^⑪。1922年5月,亚东图书馆又出了《红楼梦》的第二版,胡适在此版中将《红楼梦考证》进行了修订,主要更改是根据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判断“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⑫,以《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之名附载。国译本中卷出版的1921年9月之前的1921年5月,刊登了《红楼梦考证》的亚东初排本的第一版已出,而下卷出版的1922年7月,《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也已问世。并且,1921年7月,青木正儿就在『支那学』上撰文「胡適著『紅樓夢考証』を読む」^⑬(《读胡适所著〈红楼梦考证〉》)介绍了该文。至此,后40回为续书的观点庶成定论,出版方认为已无必要出版后40回的翻译了。

查阅平冈在维经堂本后40回里做的时间记录,最晚的一条记录在第一百二十回,为“大正十一、一、八日”,即1922年1月8日。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阅读的记录了。笔者推断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决定不出版后40回译文的。此时国译本的上卷和中卷都已经出版,出于考虑读者想知道后40回结局的心理,在1922年7月出版的下卷里以《补记》形式叙述了后40回的梗概。

当然,还有一种简单的推测,即只因国译本的底本就是80回本,平冈龙城尊重底本、忠实原文,翻译了前80回,对于底本所没有的后40回,就用《补记》的形式叙述了故事梗概。也许笔者和森中美树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真相到底为何?笔者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和思考这一问题,并另行撰文详述。





(二) 松枝初译本

20 世纪 40 年代,在松枝茂夫初译时,面临的《红楼梦》的版本状况跟国译本时的情况相比,发生了略微变化:一是 1927 年胡适购得甲戌本,并于 1928 年 2 月据此本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⑧一文,文中称“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⑨;二是 1927 年亚东图书馆据胡适所藏的萃文书屋的程乙本出版了《红楼梦》的重排本。从他的译本《解说》中可知他是知道亚东重排本的存在,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以有正戚序本作为前 80 回的底本。他在译本《解说》里谈到底本问题时,如此说道:

有戚蓼生序言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上海有正书局印行)是八十回本,一般认为此本未经高鹗之手,是接近曹雪芹原作的。而且书中的夹评以及各回前后的评及赞,能令人察觉出也许是出于曹雪芹或其亲近者之手。因此我用戚序本作为前八十回的底本。然而,若止步于八十回,红楼故事有未完之憾。像宝玉与宝钗的成婚、黛玉之死均是在高鹗续作的第九十八回才得以实现,这些内容不可或缺,故后四十回我仍据程乙本译出。^⑩

对为何选择有正戚序本,他给出的理由有二:一是此本没有经高鹗之手,是接近曹雪芹原作的;二是此本评语,有可能是曹雪芹或其身边的人物所加。归根结底,他追求的是在翻译中还原曹雪芹原作的面貌。他将胡适论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所引的甲戌本的凡例和第一回楔子部分^⑪翻译后放到自己译文的开头,自然也是这种用心的体现。

而对于后 40 回,他选择了程乙本。这种戚序本配程本



的底本组合模式,应该是受到了国译本的底本组合模式的启发与影响。但是相较国译本,他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即完整译出后 40 回,而不是叙述故事梗概,因为他认为仅前 80 回的《红楼梦》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在程甲本与程乙本之间,他选择了程乙本,这不排除胡适的影响。从他的《解说》可知他看到了亚东重排本里附载的胡适的论文《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在该文里曾明确指出:

乙本远胜于甲本,但我仔细省察,不能不承认“程甲本”为外间各种红楼梦的底本,各本的错误矛盾,都是根据于“程甲本”的。这是红楼梦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⑧

(三) 伊藤本

1958 年,伊藤漱平在首次翻译《红楼梦》时,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均已出现,庚辰本还于 1955 年 9 月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影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订本第一版也于 1957 年 10 月出版。伊藤漱平最初决定以有正臧序本为底本,以庚辰本影印本为主要校本进行翻译。采用有正臧序本为底本的选择无疑是沿袭了国译本与松枝初译本的做法。但在翻译到十七、十八回的途中,俞校本出版,身在北京的周作人第一时间给松枝茂夫寄了这套共四册的校本,松枝茂夫马上撰写了论文「『红楼梦八十回校本』その他」^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及其他》)介绍此本,而且迅速将校本寄给了正在着手翻译《红楼梦》的伊藤漱平。^⑩于是,伊藤漱平毅然决定改用俞校本为底本进行翻译,并花费大量时间用校本来核对之前据有正臧序本翻译的部分。这一经过,在他的 1958 全集本的《解说》里,有详细交代:



翻译的底本使用了经俞平伯细致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本来,我使用了与俞氏基本相同的方法,以有正斋序本大字本为底本,以庚辰本影印本为主要校本,翻译了大约占译本上卷一半篇幅的内容。但在今年春天,看到了刊行的校本,及至获得此本,于是决定以校本为底本,对已经翻译的内容也尽量按照校本进行了修改。^⑧

俞校本于1958年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校本的序言^⑨中,俞平伯讲述了校勘的原因与目的以及所用的底本:

……曹雪芹所著80回从作者身后直到今天,始终没有经过好好的整理。……

由于抄本既零乱残缺,刻本又是被后人改过的,所以最初就把目的放在两个地方:(一)尽可能接近曹著的本来面目。(二)使它的文字情节能够比较的完整可读。……

新校本的用途,相应地也有两个目的:(一)红楼梦既然是一部十分伟大的作品,除了过去流行的各本以外,整理出一个更接近作者原著的本子来,附有详细的校勘记,以备研究者的参考,这是需要的。(二)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本子至少不要讹字满篇,断烂残缺,可供相当范围的读者阅读。

……我们用有正本作底本。

伊藤漱平在着手翻译时,以有正斋序本为底本,以庚辰本为主要参校本进行翻译的方式与俞平伯的校勘方式大致



相同。但是 1958 俞校本的主要参校本中还使用了己卯本与甲戌本的一部分,并且还参校了甲辰本、郑藏本、程甲本、程乙本等,用到的本子比伊藤漱平用的更加全面,而且前 80 回还付了校勘记,是中国第一部《红楼梦》前 80 回的校点本,负责人俞平伯虽然当时身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漩涡中,但其在红学界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⑧,校本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是新中国出版界的巨头,使用俞校本,既具有权威性,也可以省却大部分用来校勘的时间,是一箭双雕的选择。

伊藤本后 40 回的底本使用了俞校本所附录的后 40 回。俞校本没有标明后 40 回使用底本为何,伊藤漱平在译本解说里认为属于程甲本系统,他翻译时又参照了程甲本和王希廉评本。根据俞平伯在校本的序言中称“程乙本又把程甲本改坏了不少”^⑨,再加之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本,作为对照,他的校本所附的后 40 回应该用程甲本系统的本子为底本的。伊藤漱平没有改用程乙本,想必是为了保证底本使用的前后一贯性,也有可能是与俞平伯一样,持程甲优于程乙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伊藤漱平本人也收藏了一部程甲本,这个本子由吉川幸次郎旧藏,现在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并于 2013 年 12 月在汲古书院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影印本。此外,仓石武四郎旧藏、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程乙本也于 2014 年 10 月在汲古书院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影印本,下册还附有伊藤漱平旧藏的《娇红记》。

后来伊藤漱平对自己的译本进行了两次改译、两次修订,关于底本,都在各本的《解说》或《后记》里有明确交代^⑩。虽然他参照的版本是越往后越多,但前 80 回据俞校本,后 40 回据俞校本所附的程甲本的底本组合始终没变,由此可知伊藤漱平对俞校本是情有独钟的。





(四) 松枝改译本

1972年,松枝茂夫开始改译。当时的中国,列藏本、蒙府本、南图本、靖藏本、甲辰本、杨藏本、舒序本、郑藏本等都已出现,1963年中华书局还出了杨藏本的影印本。用松枝茂夫自己的话说是“中国自二战后,特别是人民政府成立后,发现了许多珍贵的版本,文本的整理工作也在持续推进,杰出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几乎令人招架不住”^⑧。面对对应接不暇的《红楼梦》版本发现与出版情况,松枝茂夫决定改变初译时使用的底本。此时,在中国,前述的1957人文本至1972年4月已是第三版的第九次印刷,已经成为中国的通行本。而在日本,以俞校本为底本的伊藤本已进行了一次改订(1963普及本)与一次改译(1969大系本),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1958俞校本作为前80回的底本,可见他对俞校本也是高度认可的。

底本主要依据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个别之处依我之意作了稍许修改。^⑨

不过,与伊藤本不同的是,后40回的翻译,松枝茂夫没有使用俞校本附录的程甲本,而是坚持他初译时的选择——程乙本。他在改译本的《解说》中谈到了亚东初排本和重排本以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亚东版)《红楼梦》最初据程甲本,后来胡适知道了程乙本的存在,令亚东图书馆改用程乙本为底本,并修改了之前的序文,写了《红楼梦考证》的改订稿。此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也都纷纷效仿,用程乙本作底本。今日中国广泛阅读的本子是人民文学出



版社发行的四册本,这个本子也是据程乙本,并参照了诸种程甲本,作了注释与校记,可称作善本。

程甲本与程乙本孰优孰劣,是有争议的,可谓各有长短。

拙译据程乙本,必要时参照程甲本。^⑨

虽然他没有跟胡适一样断定程乙优于程甲,而是认为各有优缺点,但胡适的观点对他的初译是有导向性的。不过从他的解说看来,让他在改译时仍然坚持自己最初选择的最大影响因素,应该是程乙本在当时中国的流行。

(五) 饭冢本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饭冢朗全译《红楼梦》时,面对的版本情况与松枝改译本时类似。另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己卯本的影印本。他在译本的《解说》里,详细介绍了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有正戚序本、蒙府本、南图本、靖藏本、甲辰本、杨藏本、舒序本、郑藏本、列藏本的情况。^⑩此时,松枝茂夫的初译本、改译本,伊藤漱平的1958全集本、1963普及本、1969大系本、1973奇书本都已经出版。用饭冢朗自己的话说就是:“两氏均于《红楼梦》上精研深厚,译文也有详细的注释与考证,事实上,不可能介入两氏的译业。”^⑪这番话虽然有谦逊的意味在内,但也是实情,所以他要再全译的话,必须寻找有别于先译的突破点。这个突破点就是先译都是脂本配程本的底本组合,他要打破这种底本模式,选用120回本作为翻译的底本,他在《解说》中谈到俞校本时说:

……遗憾的是,(校本)止步于前80回,虽然附录了后40回,但或许如俞平伯所言乃“以竹接木”。既然如此,要想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以完整的面





貌阅读的话,不得不采用 120 回本。^①

而助他一臂之力的就是 1957 人文本。

在中国,从 1957 年开始展开《红楼梦》的整理工作,至 70 年代已经有了整理得相当简洁的本子。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是当今中国普遍阅读的本子,考虑到介绍它也是有一定意义的,故决定拜两氏译业之后尘。^②

这个 1957 人文本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负责校订标点,启功负责注释^③。使用了程伟元乾隆壬子(1792)活字本作底本(即程乙本),并参校了王希廉评本、《金玉缘》本、藤花榭本、本衙藏版本、程甲本、庚辰本、有正戚序本。^④

1957 人文本的刊行情况如下:“1957 年 10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简体字横排,共三册,精装平装两种。1959 年 11 月第二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1964 年 2 月第三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精装三册。出至 1972 年 4 月为第九次印刷,1973 年 8 月为第十次印刷。1974 年 10 月改出第三版横排第一次印刷,1979 年 6 月又出横排第二次印刷。这几次印刷本均为平装四册。”^⑤ 饭冢朗在解说中所说的底本——“1972 年 4 月北京第九版本”,准确来说应该是“1964 年 2 月第三版,1972 年 4 月第九次印刷的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本”。

如果说俞校本主要是面向研究者兼顾一般读者的话,这个 1957 人文本则是主要面向一般读者的,至 198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庚辰本配程甲本为底本的校本(以下简称“1982 人文本”)出版之前,它一直是作为中国大陆的普及通行本大量出版发行的。



自身也从事文学创作的饭冢朗看到了松枝本、伊藤本使用的俞校本的受众是偏向研究者的,他认为用程本的后40回接脂本的前80回是“以竹接木”,如果要从一部完整小说的角度来阅读《红楼梦》的话,还是应该选择120回本。故而独辟蹊径地选择了面向一般读者的通行本作为翻译的底本,他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像中国想将此本作为普及本一样,拙译若是能充当日本的普及本则幸甚。^④

在这一目的的驱使下,他一改先译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的传统,转变为以读者和译文为中心,译文简明易懂、归化倾向明显。因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故留待后文详考。

(六)井波本

2013年,井波陵一翻译《红楼梦》时,除昙花一现后下落不明的靖藏本外,其他类型的脂本都已经有了影印本^⑤,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备的《红楼梦》版本状况,这有助他的翻译工作,但在诸种先译面前,他同样面临如何推陈出新的难题。先来看一下他在译本第一册后列出的底本及参照版本情况^⑥:

底本

(1)前80回 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77年(影印本)

(2)后40回 程甲本 《红楼梦》 书目文献出

版社 1992年(影印本)

参照诸本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5年(影印本)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作家出版社

2000 年(排印本)

己卯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本)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北京第 1 版(排印本)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北京第 2 版(排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作家出版社 2006 年(排印本)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排印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影印本)

《红楼梦校注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排印本)

《八家评批红楼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排印本)

井波陵一的底本选择虽然沿袭了脂本配程本的传统,但是庚辰本影印本配程甲本影印本的组合模式是他的“新”之所在。而影响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客观因素有二:一是近年来中国红学界对庚辰本版本价值的肯定;二是 1982 人文本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庚辰本的出版情况,魏绍昌已作了详细记载:

1932 年徐星署收藏,后归北京大学图书馆。1955 年 9 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影印本,所缺 64、67 回用己卯本补配,印线装、纸面精装两种,1962 年又重印线



装本。1959年1月台北文渊出版社翻印,所缺两回用道光王希廉评本补配。197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所缺两回及68回一段文字用蒙府本补配,1975年10月出平装普及本。1977年台湾广文书局出版翻印本。^④

1933年,胡适从徐星署处借到徐收藏的庚辰本,写了《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一文,据此力证他的“自传说”,谓“此本使我们知道脂砚即是雪芹,又使我们因此证明原底本有作者自加的评语,这都是此本的贡献。”^⑤“此本有许多地方胜于戚本。如第二十二回之末,此本尚保存原书残阙状态,是其最大长处。”^⑥“我盼望将来有人肯费点功夫,用石印戚本作底子,把这本的异文完全校记出来。”^⑦胡适虽然肯定了庚辰本的价值,但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对庚辰本的评价并不高。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庚辰本影印本,但俞平伯在开始校订《红楼梦》时,在有正戚序本与庚辰本两者之间,最终还是选了以有正戚序本作为校勘的底本。他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序言中称庚辰本“比较最完整的要数它了,虽然庚辰本的缺点也不少”^⑧。并且在校本改订版的弁言中肯定了自己最初的决定,并称“那时我对庚辰本(己卯本和庚辰本大致相同)过于重视。当然,庚辰本是现在仅有的比较完全的80回本值得重视,但我的重视已近乎迷信,这就很不妥当”^⑨。1963年,吴世昌发表《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一文,对这个本子作了全面研究,但得出的结论是:“本书是用五个底本凑合钞配的,即使不是‘百衲本’,至少是个‘集锦本’。”^⑩

这一局面直到冯其庸的《论庚辰本》^⑪出版,才被打破。

冯其庸的《论庚辰本》“通过所掌握的大量材料,对庚

红楼
梦
学
刊试论《红楼梦》日译本
的底本选择模式

辰本和己卯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论证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订本,也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一个完整抄本”^⑤。冯其庸反对吴世昌所持的庚辰本是几个本子的拼凑本的观点,“深信这个本子是《红楼梦》抄本中举世无双的最珍贵最重要的一个本子,”^⑥他从五个方面认为应该充分评价庚辰本:①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②这个本子是据己卯本过录的;③这个本子保留了脂砚斋等人的不少批语;④庚辰本遗留的许多残缺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修改情况来说,又反过来为我们提供了线索;⑤这个抄本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⑦

197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红楼梦校注组,校注工作的总负责人为冯其庸。在“校注凡例”部分,对底本作了如下交代:

本书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一七六〇年]秋月定本)》(简称庚辰本)为底本。底本若干处缺文均依其他脂本或程本补齐,第六十四、六十七回缺文,则采用程甲本补配。^⑧

此套分上、下两册的校本1982年初版后,1996年二版,2008年三版,至2008年三版前,发行量已逾350万套^⑨,至2012年11月已第40次印刷。它已取代1957人文本成为中国目前最为普及的《红楼梦》通行本。

再来看井波译本的底本,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40回以程甲本为底本,而且庚辰本所缺的64、67回也是据程甲本翻译,这与1982人文本的校订底本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国红学界对庚辰本价值的肯定及1982人文本的校注底本的选择及该版本的普及对井波本底本的选择产生了极



为关键的影响。

不过,笔者也发现井波陵一并没有将 1982 人文本直接作为翻译的底本。而是选择了庚辰本影印本与程甲本影印本作为底本。这意味他不仅要作翻译工作,同时还要做底本校对工作。而从他列出的参照版本可看出,除了各类校本之外,他选择参照的版本是甲戌本与己卯本,这两个本子与他选为底本的庚辰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三者都是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可见井波陵一试图在自己的翻译中,还原最真实的曹雪芹原作之面貌。

三、总结

综合上文,就《红楼梦》五种日文全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国译本的译者在程本居多的版本情况下,挑选了当时新近出版的有正藏序本作为前 80 回的底本;俞校本的出版,使得伊藤漱平中途改换底本,松枝茂夫在改译时更换前 80 回底本;1957 人文本的流行使松枝茂夫在改译时虽然更换前 80 回的底本,但仍然维持后 40 回用程乙本的初选;饭冢朗挑选了当时中国最为普及的 1957 人文本作为底本;1982 人文本的底本模式直接影响了井波本的底本选择。由此证明日本《红楼梦》翻译的底本选择是紧跟中国的《红楼梦》出版步伐的。

2. 伊藤漱平受俞平伯的影响选择俞校本附录的程甲本作为后 40 回的底本,与之相反,胡适对程乙本的青睐间接影响了松枝茂夫初译时选程乙本作为后 40 回的底本。冯其庸《论庚辰本》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红楼梦》校注底本的选择,也对井波陵一选用庚辰本作为译本前 80 回底本起到了导向作用。另外,松枝本、伊藤本、井波本都是脂本配

红楼
梦
译
本

试论《红楼梦》日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





程本的底本模式,可以看出他们对后 40 回是续作的意识是很强烈的,也力图通过底本的选择来体现前 80 回与后 40 回的差异,这反映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冯其庸的《论庚辰本》等新红学的研究成果对日本《红楼梦》翻译的深刻影响。由此看出《红楼梦》的日译者们能及时掌握中国红学研究进展状况,日本《红楼梦》翻译的底本选择受到了中国红学研究的影响。

3. 松枝初译本前 80 回选择有正戚序本作为底本,在得知俞校本出版之前,伊藤漱平也选用了有正戚序本作底本,这是沿袭了国译本的选择。除饭冢本以外,松枝本、伊藤本、井波本的底本组合形式都是前 80 回用脂本,后 40 回用程本,这同样是国译本定下的基调。伊藤漱平就称国译本“左右了后来半数以上译书底本的决定”^②。因此可以说国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影响了后来译本的底本选择。

4. 国译本和松枝初译本以有正戚序本为底本,松枝改译本与伊藤本选择的俞校本也是以有正戚序本为底本,这三种译本的底本都属于戚序本系统,而戚序本与井波本选择的庚辰本都是脂本,五种译本里,有四种前 80 回选用了脂本作为底本。脂本相较程本,没有经过程伟元、高鹗的加工,更接近曹雪芹的原本,由此可知日本的《红楼梦》翻译是注重还原曹雪芹原作之风貌的。

5. 《红楼梦》的 80 回脂本与程本的后 40 回在内容上是存在矛盾与不能衔接之处的,在笔法与遣词造句上也风格迥异,这种底本组合模式有助于研究者的研究,但是对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欣赏的普通读者而言,如果事先不了解《红楼梦》的版本与成书情况又不看校注的话,可能会感觉不协调。但是五种日文译本里有四种都选择了脂本配程本的底本模式,这从侧面反映了日本的《红楼梦》翻译总体是偏研究性质的。



6. 紧接上一点,日本的《红楼梦》翻译之所以是偏研究性质的,与译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松枝茂夫、伊藤漱平、井波陵一都是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他们在选择底本时,会以研究者求真的眼光来审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也会紧密关注中国红学研究的进展,而脂本优于程本是自胡适以来中国红学界的共识。唯一选择了120回程本为底本的饭冢朗虽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但同时还有作家的身份。他从自身的创作经验与审美判断出发,以作家求美的目光选择底本,文学作品的完整性是他关注的重点。可见译者本人的身份也影响了底本的选择。

7. “后来者居上”在翻译中并不一定适用,但是在面对先译时,后来的译者总是要尝试作出突破的。从单个译本来看,饭冢朗打破脂本配程本的传统,选择程乙本作为底本;井波陵一推陈出新,选择庚辰本影印本与程甲本影印本作为底本,以求再现曹雪芹原作面貌。从整体来看,《红楼梦》五种译本在底本选择上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日本《红楼梦》翻译的一大特色,同时反映出在底本选择上有别他译正是《红楼梦》日译者们力图突破先译的途径之一。

注释

- ① [日]伊藤漱平「日本における『红楼梦』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出自『伊藤漱平著作集(三)』,汲古書院2008年版,第174—222页(拙文中引用的日文论著的翻译,均为笔者所译,下不赘述)。
- ②⑤⑬ [日]森中美樹「平岡龍城書入本と『国訳红楼梦』(上)」,『中国学研究論集』2008年第21号,第163—109、161、161页。
- ③ [日]森中美樹「『红楼梦』と幸田露伴」,『アジア遊学』2007年第105期,第82—91页。





- ④ [日]幸田露伴『露伴全集』(別卷下),岩波書店 1980 年版,第 95—98 页。
- ⑤⑩⑫ [日]伊藤漱平《二十一世纪红学展望——一个外国学者论述〈红楼梦〉的翻译问题》,《红楼梦学刊》1997 年第 6 辑。
- ⑥ [日]伊藤漱平的『「紅樓夢」研究日本語文献・資料目録』(『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会報』,1964 年单刊 6,第 4—5 页)、「日本における『紅樓夢』の流行——幕末から現代までの書誌的素描」与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6 页)都收录了这个本子。笔者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央图书馆也看到了一个上下两册本。每册各 60 回;长约 19.5cm,宽约 13cm;版面长约 15.2cm,宽约 10.5cm;正文每面 18 行,每行 40 字;有眉批与夹批;卷一首页标注了“悼红轩原本 东洞庭护花主人评 蛟川大某山民加评 海角居士校正”;书后的版权页记载编辑兼发行者为下河边半五郎,印刷所为帝国印刷株式会社,并标注了“日本 各地卖捌所”、“清国 各地卖捌所”,可见是在日本与清朝两地销售的。
- ⑦ 魏绍昌在介绍属于程甲本系统的《增评补图石头记》(简称“王、姚合评本”)的刊行情况时,指出此本是“光绪间(约 1883 年前后)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嗣后光绪间所出刻本(如 1892 年古越诵芬阁刊本)、铅印本(如 1886 年《增评绘图大观琐录》、1905 年日本铅印本)及石印本(如 1898 年上海石印本、1900 年石印本)等均据此本翻印”(参见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 60—61 页)。经查看早稻田大学的藏本,确为王、姚合评本。
- ⑧ [日]森中美树《维经堂藏板〈绣像红楼梦〉版本考略》,《红楼梦学刊》2009 年第 4 辑。
- ⑨⑬⑭⑮⑯ 参见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第 59—60、19、66、66—67、54 页。
- ⑩ 此处的“支那”并没有歧视的含义,故仍袭旧称。下同。
- ⑪⑬⑭ [日]幸田露伴、平岡龍城訳『国訳漢文大成 紅樓夢



- 上」,国民文库刊行会 1920 年版,第 2、2—3、1 页。
- ⑫ 森槐南的《红楼梦论评》一文于 1892 年 11 月发表在《早稻田文学》第 27 号上,文章里用到了《随园诗话》中“曹棟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和《船山诗草》中“红楼梦 80 回以后俱兰墅所补”两条材料,但最终他既不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也不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书,而是根据《桐阴清话》的记载,认为《红楼梦》是康熙年间京师某府幕宾某孝廉所作。关于这篇论文的详细介绍与论评,可参看孙玉明的论文《“日本红学”的奠基人——森槐南》(《红楼梦学刊》2004 年第 1 辑)与论著《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34 页)
- ⑬ [日]森中美樹「平岡龍城書入本と『国訳紅樓夢』(下)」,『中国学研究論集』2010 年第 25 号,第 105 页。
- ⑭⑯⑰ 胡适《红楼梦考证》,引自《红楼梦》(上),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1 年版,第 35—36、36、44 页(原文为繁体字,为阅读方便,笔者在引用时改为了简体)。
- ⑱⑲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引自《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6、466 页。
- ⑳ [日]青木正児「胡適著『紅樓夢考証』を読む」,『支那学』1921 年第 11 号,第 68—72 页。
- ㉑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参见《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5—337 页、315 页。此文原载于 1928 年 3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1 号,后又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年 9 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三集》(卷五)中。
- ㉓ 曹雪芹作、松枝茂夫訳『紅樓夢』(一),岩波書店 1940 年版,第 9—10 页。
- ㉔ 从“此书开卷第一回也”至以“十年辛苦不寻常”结句的七律。
- ㉕ 该文于 1958 年 5 月刊登在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全集 3 春秋左史伝』月报 3 里。



- ③① 曹雪芹作、[日]伊藤漱平訳『紅樓夢』(上),平凡社 1958 年版,第 408 页。
- ③②③③ 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之《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31、17、14 页(原文为繁体字,为阅读方便,笔者在引用时改为了简体)。
- ③④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5—226 页。
- ③⑤ 1963 普及本的解说参见高兰墅作、[日]伊藤漱平訳『紅樓夢』(下),平凡社 1963 年版,第 504 页。
1969 大系本的解说参见曹霭作、[日]伊藤漱平訳『紅樓夢』(上),平凡社 1969 年版,第 584 页。
1973 奇书本的解说参见曹霭作、[日]伊藤漱平訳『紅樓夢』(上),平凡社 1973 年版,第 585 页。
1996 Library 本的解说参见高兰墅补、伊藤漱平訳『紅樓夢』(12),平凡社 1997 年版,第 433—434 页。另外,伊藤漱平在 1969 大系本的解说中称底本是 1958 俞校本,但笔者经过核对,发现 1958 俞校本和 1963 俞校本存在异文的地方,体现在他的译本里,是同 1963 俞校本的。
- ③⑥③⑦ 曹雪芹作、[日]松枝茂夫訳『紅樓夢』(一),岩波書店 1972 年版,第 347、348 页。
- ③⑧ 曹雪芹作、[日]松枝茂夫訳『紅樓夢』(九),岩波書店 1978 年版,第 5 页。
- ③⑨④①④②④③ 曹雪芹、高鹗作,[日]飯塚朗訳『紅樓夢』(I),集英社 1980 年版,第 471—474、470、475—476、470—471、477 页。
- ④④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之《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2 页。
- ④⑤ 各脂本影印本的最早出版时间与出版社如下:有正斋序本(上海有正书局,1912 年);庚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甲戌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 年);杨藏本(中华书局,1963 年);己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列藏本(中华书局,1986 年);蒙府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

红楼梦研究

二〇一五年
第三辑



舒序本(中华书局,1987年);甲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郑藏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卞藏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南图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 ④⑧ 曹雪芹作,[日]井波陵一訳『红楼梦』(一),岩波書店2013年版,第297页。
- ⑤①⑤② 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引自《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9、330页。此文原载于1932年12月《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此号实际延期出版,后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另外,胡适提出的“脂砚即是雪芹”的观点并未被后来的研究者认可。
- ⑤④ 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之《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弁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
- ⑤⑤ 吴世昌《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参见《吴世昌全集》(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 ⑤⑥ 冯其庸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到:“本文的完整题目应该是《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与己卯本之关系》,文章的重点也是放在论述两者的关系上的,但因为文章太长,只能作单行本发表,所以又把这个题目简化为《论庚辰本》,以作这个小册子的书名。”(参见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 ⑤⑦⑤⑧⑤⑨ 冯其庸《论庚辰本》,《出版说明》,第3、84—90页。
- ⑥①⑥①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2012年11月第40次印刷,《校注凡例》第1页、《〈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第1页。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邮编:300071)

